

域外漢學另一章：日本江戶經學家仁井田好古

Another Chapter in Overseas Sinology: Edo Classics Scholar Niida Kô'ko

張文朝（Chang Wen-chao）*

一、前言

日本可以說是中國域外漢學最發達的國家之一，而江戶時代則是中國儒學在日本最輝煌的時期。就廣義而言，漢學即中國國學，中國「國學的主流是儒學，儒學的核心是經學。」¹江戶時代初期即有大儒紛出，各聚學徒以成門戶，因深受朱子學影響之故，所以有尊朱子學者，如朱子學派的藤原惺窩（1561-1619）、林羅山（1583-1657）、山崎闇齋（1618-1682）等；有批評朱子學者，如古義學派的伊藤仁齋、古文辭學派的荻生徂徠、太宰春臺（1680-1747）等。²仁井田好古是屬於江戶後期的古義學派儒者，所以他的學術基本立場也是以批判朱子新注為主，戮力於古義的復興。本文由仁井田好古的生平、好古的經學相關著作、後人對好古《毛詩補傳》的研究與評價、好古《毛詩補傳》對後世的影響、後語等節所構成，以論好古實為江戶後期和歌山紀州藩

之碩儒，及現代和歌山縣市政府熱衷於對好古的資料的蒐集及碩儒形象之重建。

二、仁井田好古的生平

仁井田好古（1770-1848），名好古，字伯信，號南陽，又號松隱。生於明和七年，紀伊國海部郡加太浦（今和歌山市加太），為助左衛門道貫的長男。好古自幼沉著堅毅，跟隨鄉里先生學習句讀，稍長，研窮《十三經注疏》，學業大為精進。因此，對中、日儒學者有所評論，又期許自己，說：「憾晦庵之溺佛理誣聖經；又惡徂徠之唱禮樂素斯道；深慕仁齋、東涯（1670-1736）之學。而不嫌其之未純，欲祖述遺緒而補其短，以成一家。」³能有此番見識與抱負，已足見好古的學識過人。所以才能以十六歲的少年，為藩主德川治貞（1728-1789）所賞識召為講義所的助讀（如今之教員）。寬政

*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員。本文為執行科技部研究計畫：編號101-2410-H-001-107-之部分成果，感謝科技部資助本研究計畫。

1 此文引用自網路，其網址如下：http://big5.ce.cn/gate/big5/cathay.ce.cn/pieces/201008/05/t20100805_21691374.shtml，上網時間：2014.8.1。本文由李哲整理李學勤在「經學：知識與信仰」學術會議上的發言。資料來源：《光明日報》（責任編輯：杜佳）。

2 關於江戶時代的學派，可參考張文朝，〈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8）儒學各派創始者思想述介〉，收入張曉生主編，《儒學研究論叢》第2輯（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儒學中心，2009），頁27-45。江戶時代經學者的相關資料，可參考張文朝編譯，《江戶時代經學者傳略及其著作》（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4）。

3 原為日文：「晦庵の佛理に溺し聖經を誣ふるを憾み、又徂徠の禮樂を唱へ斯道を紊るを惡む。深く仁齋、東涯の學を慕へり。而も其の未だ純ならざるに嫌らず。遺緒を祖述し其短を補ひ、以て一家を成さんと欲す。」見竹林貫一，《漢學者傳記集成》（東京都：名著刊行會，1978），頁1107。

三年（1791）新藩主治寶（1771-1852，在位期間 1789-1824）改建講義所而成藩校，稱為學習館，拔擢好古，進為授讀助，寬政十三年（1801）擢為藩主侍講儒者。好古教導學生時，設立經學、歷史、文章、詩學、天學、律學、書法等七科，其中經學部分又有《詩》、《書》、《易》、《春秋》、三禮、《論》、《孟》等九經之分。由此可以知道好古之學，以經義為主，他更傾注精力於《毛詩》的研究，曾花三十餘年，以補《毛詩》之未傳。又從文化三年（1806）受幕府之命撰《紀伊續風土記》起，至天保十年（1839），經三十三年而成。⁴晚年列於參政，備受尊崇，嘉永元年（1848）歿，年七十九。⁵

在好古的生涯中，就學術面言，影響其思想較大的應該是幕府所實施的「異學之禁」。江戶後期之初，幕府老中松平定信（1758-1829）因應天明（1781-1789）大飢荒危機及恢復社會次序，接受柴野栗山（1736-1807）等建議，扶持式微中的朱子學，而在寬政二年（1790年）六月寫信給當時的林家大學頭（昌平坂學問所的長官）林錦峯（信敬，1767-1793），大意是說：「朱學乃慶長以來將軍代代信賴之學，然近頃世上為種種新規之說，異學流行，破壞風俗，此正是正學衰微之故。因此，聖堂應嚴厲實施禁止異學，不限自門或他門，講究正學，以擢人才。」⁶亦即，定信以朱子學為「正學」，視朱子學以外的其他學問為破壞風俗的「異學」，而通知聖堂不管是林家的自家學子或外來他家學子，一律禁止學習「異學」，同時規定晉用人才的考試只能考朱子學，是為寬政「異學之禁」。幕府進而修建聖堂，並於

寬政九年（1797）將林家私塾收編為直轄的官立學問所，改稱昌平坂學問所，或昌平黌。

幕府當初規定「異學之禁」的機構，只針對幕府及昌平黌而已，並未擴及各國。但是，在上行下效的效應下，有不少藩國的藩校、學問所起而仿效，在正式場合也禁止講習「異學」。⁷大致而言，好古所在的紀州藩從前期以那波活所（1595-1648）為主的京都朱子學，經中期以伊藤蘭岨（1694-1778）為主的京都古義學，接著以山井崑崙（1690-1728）為主的古文辭學，而自寬政以後以諸學折衷、實學派為主，直到進入明治時代為止，未曾改變，後於明治二年（1869）改為學校。⁸雖然寬政五年八月督學山本惟恭曾在其所撰〈學習館規則並序〉中謂：「本邦古昔學校之教，一襲漢、唐之舊。迨乎昭代，迺尊信宋學，以為功令。吾藩亦列世遵守，弗之或改。」又，其第一條規則謂：「學，所以明人倫也。修己、治人之外，無復他道，二者宋學盡之矣。故封初以來，遵守公制，學官所講，以宋學為主，不許雜他說。歷世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今因以為永規。若乃訓詁之末，不關大義，則出入取捨，可也。切勿阿所好，回護掩短。」⁹表面上似乎是響應了幕府的規定，以宋學為宗，但實際上其所謂「勿阿所好，回護掩短」，則已透露了其中玄機。亦即紀州藩在表面上是遵循了幕府的命令，但私底下似乎並未隨世起舞。所以好古曾在〈與遠藤士同論學書〉中提到：「吾藩嘗聘荒川景元、伊藤蘭岨（1694-1778）、木村鳳梧（1694-1769）三子以為儒官，此三子皆出於仁齋子之門。然則藩之國校，雖奉宋學，

4 其實，這份作業曾自文化八年（1811）至文政十三年（1831）之間中斷過。

5 以上好古的生平綜合以下各資料而成，即：酒井昌一，〈儒學者としての仁井田南陽先生の一考察〉，喜多村進編，《紀州文化研究》第1卷第2號（和歌山市：紀州文化研究所，1937），頁10；竹林貫一，《漢學者傳記集成》，頁1107-1108；關儀一郎、關義直合編，《近世漢學者傳記著作大事典》（東京都：琳瑯閣書店，1981），頁382；和歌山縣史編纂委員會編，《和歌山縣史：人物》（和歌山縣：和歌山縣，1989），頁359。

6 關儀一郎編，《近世儒家史料》上冊（東京都：飯塚書房，1976），頁42。

7 根據朱謙之所編著的《日本的朱子學》中，列有米澤藩興讓館等9藩10校跟進。參考該書（北京：三聯書店，1958），頁331-332。而笠井助治所著的《近世藩校に於ける學統學派の研究》下，更列出22藩在寬政以後改宗朱子學，參考該書（東京都：吉川弘文館，1982），頁2090-2091。

8 參考笠井助治，《近世藩校に於ける學統學派の研究》上（東京都：吉川弘文館，1982），頁917。

9 以上二則引文皆見於笠井助治，《近世藩校に於ける學統學派の研究》上，頁918。

兼講古義者，舊學既然，至於今，復奚容疑焉」。¹⁰亦即好古為遠藤士同（名泰通，號鶴洲，1789-1851）細說和歌山藩的學風早已如此，今日也是如此，不必懷疑。這可作為紀州藩校學風實質上未受「異學之禁」影響的佐證。至天保十四年（1843）紀州藩已公然允許在藩校講究古注，¹¹則更直接地說明了紀州藩雖以宋學為宗，但實則是「諸學折衷」的學風。

身處「異學之禁」風暴中的好古，其為學態度又是如何？日本近、現代儒學者，如宇野哲人（1875-1974）為刊行《論語古傳》作〈序〉（昭和十年六月），謂：「南紀之學，其所淵源在於仁齋之古義學。而南陽先生未必墨守一家之學，而博求經義，出入諸儒，由其名著《毛詩補傳》可以知先生之學風。」¹²他認為和歌山之學雖源於仁齋，但好古不墨守一家而採折衷之學風。筆者以為，如上所述，紀州學風初期雖未必如其所說是源於古義，但「出入諸儒」則是實情。又《論語古傳》刊行者山崎順平作〈刊行之辭〉（昭和十年九月），謂：「按先生之學流屬伊藤仁齋先生之復古學派。」¹³和歌山大學教授松下忠（1908-1994）則認為：「紀州藩是屬於折衷學派，而南陽則為古學系統的折衷學。」¹⁴關儀一郎、關義直所合編的《近世漢學者傳記著作大事典》則將之列為古義學的一支，¹⁵笠井助治著《近世藩校に於ける學統學派の研究》則將好古列在古學派（折衷）。¹⁶九州大學名譽教授町田三郎先生認為：雖然南陽被部分人士說成折衷派，但是可以總括南陽的基本立場是援用中

國清朝學者們的新說，同時堅守著他所敬慕的仁齋、東涯等古學派的立場，而不泥於宋學，不追求新奇，不偏於詩文之細（末），一貫追求發揚做為人學的儒學。¹⁷以上六位近、現代學者對好古的學風分別作出了評論，總而言之，可歸之為「以古學為宗」是很明白的。

且從好古在其著作中經常表明以闡揚古義、復興古學為己任的言論來看，亦可知好古之所向矣。好古曾為當時一位年輕有為卻早逝（享年僅 25 歲）的學者今井隨庵（1812-1838）撰寫墓碑銘，其中提到子讓（隨庵之字）「師事於督學樂所先生，又時從余尋究古義」，¹⁸可知好古以古義教人。又讀他在〈與遠藤士同論學書〉中期許當時的講經者，說：「然則今之講經者，要本之漢唐之古訓，廣采於宋明諸儒之善說，折中以伊、荻二家之說，公心平意，不持爭氣，不守畔崖，唯善之從，以定真是之所有焉。」¹⁹筆者認為這種唯善是從的為學態度，雖然是對當時學者的期許，但也可視為好古自我立場的表白。亦即好古認為講究經學最佳的方式是以漢唐古訓、古義為根本，吸取宋明之善說，再折衷於日本古學之說。而好古也在此學風下，用力三十餘年，完成《毛詩補傳》之鉅著及其他著書。

三、好古的經學相關著作

好古的著作，在關儀一郎、關義直合編《近世漢學者傳記著作大事典》中錄有 28 種，²⁰根據好古的長子長

10 仁井田好古，〈與遠藤士同論學書〉，《樂古堂文集》，收入關儀一郎編《續續日本儒林叢書》第 3 冊（東京都：鳳出版，1998），頁 42。

11 笠井助治，《近世藩校に於ける學統學派の研究》上，頁 918。

12 宇野哲人，〈序〉，《論語古傳》（和歌山市：南紀德川史刊行會，1935），頁 2。

13 山崎順平，〈刊行之辭〉，《論語古傳》，頁 1。

14 松下忠，《紀州の藩学》（東京都：早稻田大學印刷所，1974），頁 228。

15 關儀一郎、關義直合編，《近世漢學者傳記著作大事典》，頁 382，及附錄〈漢學者學統譜〉。

16 笠井助治，《近世藩校に於ける學統學派の研究》上，頁 934。

17 町田三郎，《明治の青春：明治の漢學者たち》（東京都：研文出版，2009），頁 296。

18 仁井田好古，〈今井隨庵墓碑銘〉，《樂古堂文集》，頁 257。引文中所言「督學樂所」是指山本樂所（1764-1841）於文化四年（1807）為紀州藩校學習館督學，也是一位古學派學者。

19 仁井田好古，〈與遠藤士同論學書〉，《樂古堂文集》，頁 41。

20 人君明暗圖說和解一卷、三皇五帝異同辨、井田圖說略一鋪刊、毛詩補傳三十一卷刊、古今用材論一卷、史記考、周禮圖說一卷、

群（1799-1859）所撰〈仁井田紹明先生行狀〉，將其父的著作分成以下數種，即：

（一）自行著作者：《毛詩補傳》16冊、《論語古傳》4冊、《文集》7卷、《詩集》2卷。

（二）奉命所撰者：《紀伊續風土記》140卷、《周禮圖說》、《毛詩講義》、《韓史小錄》、《三皇五帝異同辨》。

（三）以日文撰寫者：《聖學大旨》、《海防翁問答》、《陰陽消長圖說》。

（四）上呈君主者：《富國書》、《封事》（三篇）、《海防八議》、《儲德略訓》、《擬朝議》、《明暗圖說解》、《美惡十事解》、《國家八論》。

（五）未脫稿者：《稽古雜篇》、《史記考》、《孟子考》、《荀子考》、《樂古堂雜錄》等。

可見他的著作涉及經、史、子、集，與其教導學生的內容亦大致符合。好古的著作中與經學有關的，如：

《樂古堂文集》、《孟子考》、《周禮圖說》、《論語古傳》、《毛詩講義》、《毛詩補傳》等。

1.《樂古堂文集》，全書分10卷，主要由序（卷1）、書（卷2）、記（卷3-5）、論（卷6）、原（卷7）、說（卷8）、讀、題言（卷9）、贊、墓碑銘（卷10）等所組成，其中論及經學相關的約有十餘篇，本文多所參考。

2.《孟子考》，為未脫稿之作，現在不知藏於何處。根據長群〈仁井田紹明先生行狀〉可知：好古「《孟子》取《古義》」，《孟子古義》為伊藤仁齋之作。亦即好古說經，於《孟子》既取仁齋之作，則其欲明古義之意，亦可以弗畔而得知矣。

3.《周禮圖說》，所見本為東京大學之藏書，1冊，寫本，扉頁有「南陽仁井田先生著」等字，正文首頁下

方有「南葵文庫」印記。²¹ 本文分表、圖、文三種形式呈現，即：（1）前10頁，以表格方式呈現，每頁分上下欄，上欄開頭書「天子以下吉服名物」，以明應穿著之服飾；下欄開頭書「吉服用事」，以示穿著服飾者之階級、時機、場合。第1頁為天子之服飾與穿著時機，第2頁以下依序為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等。前6頁為自天子以下至卿大夫所著之六冕及上衣、下裳、帶、佩、綬等，後4頁為自天子至士所著韋弁服、皮弁服、冠弁服、玄端服之弁（冠）、衣、裳、帶、韠、舄、佩、綬等。好古清楚且有系統地以此表格呈現上自天子下至士等不同階級的人，在不同禮儀場合，應著的不同服飾的禮儀，這應是此書寫作的目的。此10頁，每頁天格處都有眉批，或引諸家之說、或申己意。（2）第11頁則畫一冕圖，簡單標出延、紐、武、玉笄、朱紘等位置及長廣尺寸。（3）第12頁以下至第19頁止為解說文，內容以出現在表格中之名物為主，如：五冕之服、冕服、笄紘、玉瑱、舄、佩綬、韍、弁、六冕旒數等，各以一行為標題，引諸家之說以解之，若有意見則於文後，另起一行，下一格書「謹案」以表己意。最後的「六冕旒數」，以鄭玄、朱熹之說皆未安，所以自己提出了第三說，作一圖表，相互參照，又以弁說置其後，以觀是非得失云云。

4.《論語古傳》，根據長群〈仁井田紹明先生行狀〉可知：好古「《論語》取太宰氏《古訓》，然為道源戾，於是著《論語古傳》。又欲作翼以述所以折中諸家，不果」。²² 亦即好古說經，於《論語》本來以太宰春臺的《論語古訓》為說，但其論「道」旨與自己不合，所以著此書，又欲做《毛詩補傳》作「翼」以折中諸家之說，可惜不果。所見本為南紀德川史刊行會於1935年9月出

孟子考、紀州名所和歌集十二卷、紀州名所圖繪並圖十二卷、海防八議、海防翁問答、荀子考、國家八論、通史神世紀三冊、陰陽消長圖說、富國存念書一卷刊、善惡十事圖解義、聖學大旨、詩囊百首一冊、樂古堂文集十卷刊、樂古堂雜錄、稽古雜編一卷、論語古傳四冊刊、儲德略訓、擬朝議三卷、韓史小錄、續紀伊風土記百九十七卷等。參考關儀一郎、關義直合編，《近世漢學者傳記著作大事典》，頁382。而《補訂版圖書總目錄》第9冊，則另外列有開山傳譜、弘法大師傳、高野山風土記、青州先生墓碑銘、玉津嶋社略傳記、玉津島神社略記、佛論等書。參考該書（東京都：岩波書店，1989），頁692。

21 南葵文庫為紀州德川家第十五代當主德川賴倫（1872-1925）於1902年建於東京都港區飯倉町的私立書庫，以其舊領地在「南紀」及其家紋「葵」為名。藏書包括舊有的德川家藏2萬冊及其後所購得、寄贈等合而計之約有10萬冊。1923年關東大地震，東京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全毀，賴倫將其文庫之9萬6千多冊所藏寄贈給東京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而關閉南葵文庫。

22 仁井田長群，〈仁井田紹明先生行狀〉，《樂古堂文集》，頁4。

版，合4冊10卷為1冊。序者宇野哲人（1875-1974）謂：「《論語古傳》不專據《集解》，旁自宋、明諸儒及本邦先賢之所說，取捨概主公正，欲明本義，猶如彼《補傳》之作，蓋先生快心之作也。」²³他認為《論語古傳》一如《毛詩補傳》是好古稱心滿意之作。本書刊行者山崎順平以為《論語》古來注釋解義之作頗多，流傳於今者亦不少，但他堅信：「本書實得簡明適切發揮《論語》之真價者，可比諸於雞群一鶴。」所以決定刊行本書。²⁴序者與刊行者都以為本書為好古親筆本，但是松下忠（1908-1994）則以各篇字體不同、非親筆處使用不同紙張、非親筆處錯字特多等理由，而認為該書不是全為好古親筆本。²⁵町田三郎先介紹本書的注解體例，例如好古或列前賢之解，或引他書以補己意。要之，以古注之立場，施以簡明的解說。續而指出好古《論語古傳》有個很顯著的特色，那就是在很多篇章中引用他擅長的《詩經》來注解。²⁶筆者以為這可提供吾人與《毛詩補傳》參照研究。茲舉一例說明之，如：〈學而〉篇「有子曰信近於義」章，有「因不失其親，亦可以宗也」之句，好古注解，道：

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以宗敬也。」毛公《詩傳》曰：「宗，尊也。」好古曰：「因如〈皇矣〉詩『因心乃友』之因。」²⁷

此舉孔注解「因」字，舉毛《傳》解「宗」字，又補充自己引《詩》以說明「因」意，足見好古果真善引

《詩》解經義。²⁸而好古在其所著《毛詩補傳》〈皇矣〉的「翼」中，更舉數例以解「因」意，說：

因，《論語》曰「因不失其親」，孔子國曰「因，親也」；《喪服·傳》曰「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鄭曰「因，猶親也」；又《周禮》作媼，與姻同；〈大司徒〉職「六行，孝、友、睦、姻、任、恤」，鄭曰「睦，親於九族；姻，親於外親」。皆與此因同，言與宗族相親睦也。²⁹

亦即，好古從《論語》、《喪服·傳》、《周禮》〈大司徒〉等古注中找出「因」可訓為「親」的例子。由此可知，好古確實在解《論語》與《詩經》時，常有如此的互相參照注解的傾向。

5.《毛詩講義》，此書名唯見於長群〈仁井田紹明先生行狀〉：「公上嚮文學，親近儒雅，講求古道。君應命，撰《周禮圖說》、《毛詩講義》、《韓史小錄》、〈三皇五帝異同辨〉等上之。」³⁰此文中的「公」是指當時藩主德川治寶，「君」是指好古。好古於1791年為紀州藩之授讀助，1801年為藩主侍講儒者，應藩主之命寫了《周禮圖說》等著作，《毛詩講義》是其中之一，但未見此書。³¹

6.《毛詩補傳》成於文政五年（1822）三月，凡31卷，16冊，好古將剛完成的《毛詩補傳》獻給藩主。所見本為日本國立九州大學藏本，卷首有好古於文政六年八月寫成之〈進毛詩補傳啟〉與〈上世子進毛詩補傳

23 宇野哲人，〈序〉，《論語古傳》，頁3。

24 山崎順平，〈刊行之辭〉，《論語古傳》，頁2。

25 松下忠，《紀州の藩学》，頁229。

26 町田三郎，《明治の青春：明治の漢学者たち》，頁297-299。

27 仁井田好古，《論語古傳》，頁9。

28 筆者案：引毛公《詩傳》解「宗」為「尊」，好古未明指出處，實為〈鳧鷖〉第四章：「鳧鷖在澤，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毛傳》：「宗，尊也。」又，好古引〈皇矣〉詩「因心乃友」句以解釋「因」為「親」意。《毛傳》確實作如此解，然此句中之「乃」字，應為「則」字之誤。此或許是因為訓讀日語時，「則」與「乃」音同為「すなわち」之故。

29 仁井田好古，《毛詩補傳》（京都：紀州樂古堂，1834），卷23，頁36b。

30 仁井田長群，〈仁井田紹明先生行狀〉，《樂古堂文集》，頁5。

31 仁井田長群，〈毛詩補傳跋〉，《毛詩補傳》（1834），頁2a。

啟》，及七月之自序，卷後有長群天保五年（1834）二月之跋及紀藩樂古堂藏版印，版權頁羅列京都、大阪、若山、江戶四地九所書林的名字。再依據王曉平《日本詩經學史》、《日本詩經學文獻考釋》所示，又有文化六年（1809）刊本、文化十年刊本、天保十二年（1841）重刻等。³²只是文化年間的二刊本值得存疑，因為如上所述《毛詩補傳》新成於文政五年（1822）三月，早於文政時期的文化年間果真有先行出版嗎？另，明治時期有浪花鹿田靜七印刷版，昭和四年（1929）有東京松雲堂書店印刷斯文會藏版，卷末有上浣節山學人跋。足見本書歷有刊刻印刷，流傳頗廣。

以筆者手邊現有的可見資料（以天保五年跋的《毛詩補傳》為例），概觀此書的基本構成大致如下：

- （1）文政六年七月好古的〈毛詩補傳序〉
- （2）文政六年八月十六日好古的〈進毛詩補傳啟〉和〈上世子進毛詩補傳啟〉
- （3）〈毛詩補傳目錄〉
- （4）纂定……引用姓名
- （5）卷之一……卷之三十、天保五年二月仁井田長羣的〈毛詩補傳跋〉
- （6）紀藩樂古堂藏版印
- （7）發行書林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圖書館藏版的順序如上，且和歌山大學圖書館、和歌山縣立圖書館藏本同此。九州大學圖書館藏版的順序則為：（2）、（1）、（3）（以下同文哲所本），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本同此。

比較文哲所本與九大本之不同，在於：一、〈序〉在〈啟〉之前或之後。筆者以為好古將此書獻給自己所屬的紀州藩主，理當把二〈啟〉置於書前較合乎敬意。所以筆者以為九大本較接近好古之意。二、發行書林不盡相同。文哲所本列有5地10所，即紀州若山（4所）、

尾州、京都、大坂（各1所）、江戶（3所）。而九大本則只列4地9所，即京都、大坂（各1所）、紀州若山（3所）、江戶（4所），且書林負責人除了大坂秋田屋太右衛門、江戶須原屋茂兵衛兩個相同之外，其餘的都不一樣。筆者揣測兩者為不同時間的出版品，九大本先發行，流行後書林增加而有文哲所本。

好古的傳世著作中，以《毛詩補傳》最為知名，今擬針對後人對此書的研究與評價作一回顧。

四、後人對好古《毛詩補傳》的研究與評價

截至目前為止，國內外關於好古《毛詩補傳》的研究論文，並不多見。根據筆者蒐集的結果，依出版年之先後，大致如下：

（一）櫻井京子著〈仁井田好古と毛詩補傳〉，³³針對《毛詩補傳》的〈國風〉篇作統計，分析了好古在此篇中出現的見解，由此探討好古解《詩》的態度是：以古義學者的立場出發，對古新注等諸家注釋給予公平的判斷，採取公正的折衷態度。最後認為好古雖是古學派系統的學者，但是其學者的態度是非常接近於折衷學派。筆者以為該篇櫻井氏所論頗為詳細，可惜其所統計的對象只限於〈國風〉篇而已，若能擴及整部《詩經》，必能得到較為整體的判斷。

（二）張小敏著〈讀仁井田好古《毛詩補傳》〉，³⁴認為好古的基本《詩》學觀點，有師摯編《詩》、《詩》道人情、興為感發之名、《詩》次出於偶然等說法，不苟同任何人，有其獨自的理解。而對《毛詩補傳》整理出遵從〈小序〉，獨尊《毛詩》；旁徵博引，將《毛詩》通俗化等基本特色。透過《毛詩補傳》在考據上有不少新見，徵引文獻十分豐富，保留不少前賢《詩》說，使

32 參考王曉平，《日本詩經學史》（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頁120-121。同樣內容也可在同氏著，《日本詩經學文獻考釋》（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427中看到。

33 櫻井京子，〈仁井田好古と毛詩補傳〉，收入松下忠編，《紀州の藩学》（東京都：鳳出版，1974），頁323-338。

34 張小敏，〈讀仁井田好古《毛詩補傳》〉，收入中國詩經學會、河北師範大學編，《詩經研究叢刊》第15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8），頁255-272。

用日本所保存的《詩經》古本進行校勘等事項，認為《毛詩補傳》不失為日本《詩經》學的一部優秀之作。筆者以為張氏確實掌握住《毛詩補傳》的基本特色，不失為一篇詳實的論文，值得參考。

（三）王曉平著《日本詩經學史》，介紹了好古的生平、《毛詩補傳》的版本及體例，最後舉好古根據《禮經》「再嫁」之道，批評程朱學過度重視「貞節」觀念的荒謬。又舉竹添光鴻《毛詩會箋》以肯定其考證的實力。又著《日本詩經學文獻考釋》，然其內容大致與《日本詩經學史》同。

（四）石祥著〈仁井田好古《毛詩補傳》及其學術宗尚〉，³⁵就《毛詩補傳》的編纂動機及始末、出版，做了詳盡的描述，接著論述《毛詩補傳》的學術宗尚，是以尊毛為主，雖有折衷與融通，但是有限度和偏向的。石氏進而探討好古之所以如此崇尚毛《傳》，可以從其學術譜系上，連接到他所私淑的伊藤仁齋及東涯，因為好古認為他們在古義的追求上有相同認識，好古尊崇毛《傳》的內在理路就是伊藤仁齋的古義學。最後對《毛詩補傳》的「翼」、「論」、「補」結合的注釋系統做了分析，以為這是好古為了兼顧訓詁、名物考證、詩意、藝術分析、經傳義理等不同層面、不同類型的問題的注釋，努力做到排比有序、各有系統。筆者認為石氏提出「好古的折衷與融通是有限度的，其最終還是偏向於仁齋的古義學」的這個看法，對櫻井京子的觀點作了更進一步的釐清。而且對《毛詩補傳》的「翼」、「論」、「補」結合的注釋系統所作的論述，有助於吾人了解好古《毛詩補傳》的注釋結構。

（五）江口尚純著〈仁井田好古《毛詩補傳》序說〉，³⁶則先介紹〈進《毛詩補傳》啟〉、〈上世子進《毛詩補傳》啟〉，接著舉出〈《毛詩補傳》舉要〉中的「纂定」、「六義說」、「詩序說」，介紹好古對《詩經》的基本態度。「纂定」中主要介紹了好古否定孔子刪定，主張是由師摯所纂定。而詩篇的順序除了〈二南〉、〈豳風〉有首尾，及〈邶〉〈鄘〉、〈檜〉〈曹〉有亂極思

治的關係之外，其他十二國都是偶然的組合。「六義說」介紹了好古認為詩篇第一章為興，二章以下為比，興有感發義，比則有譬喻義，然本是為一。而後世學者之所以不解其義，是因為《毛傳》有誤脫、衍字之故。「詩序說」則介紹了好古否定朱子廢序說，認為〈鄭〉、〈衛〉詩不是淫奔之詩，是朱子混同了「音」與「詩辭」，而引起的誤解。又認為六笙詩是樂章，本來就無詩辭，連其序都是後人偽作的。作者又於文末指出好古有異於他說的言論，及引眾家之廣泛都值得再精查的必要。筆者以為作者言簡意賅地把好古的特徵都指點出來，文末的指出確實可以作為今後的研究對象。

五、好古《毛詩補傳》對後世的影響

好古身為紀州藩主的老師，又著《毛詩補傳》，如果從《毛詩補傳》撰成的1822年算起，至好古去世的1848年為止，至少也有二十五年間從事《毛詩補傳》的教學活動，可推知其在當時受矚目的程度。而且好古《毛詩補傳》更影響到明治、大正時代的三島中洲（1831-1919）的《詩經》理解及竹添光鴻（1841-1917）《毛詩會箋》的撰寫。以下兩例足以說明好古《毛詩補傳》對後世的影響。

（一）家井真著〈三島中洲《詩經集傳私錄》に就いて〉，於第二段即將三島中洲解〈關雎〉篇的原文披露出來，分別出引自好古《毛詩補傳》與非引自好古的部分，結果顯示引自好古的部分占一半以上，由此認為三島中洲《詩經集傳私錄》給人一種根據《毛詩補傳》而著的感覺。其實家井氏已經為其結論埋下了伏筆，認為三島中洲確實以引《毛詩補傳》的注釋為主而著作了《詩經集傳私錄》。筆者以為家井氏以〈關雎〉一篇的分析，而能斷定三島中洲一部《詩經集傳私錄》的性質，確實令人敬佩。然而筆者更看中家井氏所言三島中洲《詩經集傳私錄》中所引諸家之論點，大多屬於補足訂正朱熹《詩集傳》，足見三島中洲《詩經集傳私錄》對

35 石祥，〈仁井田好古《毛詩補傳》及其學術宗尚〉，《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2013.1: 68-72。

36 江口尚純，〈仁井田好古《毛詩補傳》序說〉，《中國古典研究》55（2013.12）: 46-56。

《詩集傳》提出了不少異議，而引諸家以補正之。筆者以為日後或可深入研究三島中洲《詩經集傳私錄》與《詩集傳》之關係。如上所述，家井真論證了三島中洲的《詩經集傳私錄》是參考了好古《毛詩補傳》及中井履軒《七經彫題略》。³⁷足證好古《毛詩補傳》對三島中洲的詩經觀起了影響作用。

(二) 竹添光鴻著《毛詩會箋》，引用不少日本江戸時代的學者論述，其中也引用了好古的《毛詩補傳》，經筆者檢視，共得四例，如：引好古在〈鄘風·柏舟〉篇後之「論」中，論再嫁之道，竹添光鴻認為好古之論「得聖人制禮之旨」。³⁸又於〈衛風·木瓜〉篇後，謂「衛不特多君子，亦可謂多賢婦人矣」，而後引好古讚衛國俗之美以證己言。³⁹竹添光鴻解〈大雅·卷阿〉第四章「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的「弗」字時，引好古「弗、芾、市、福，古通用」之說，以為「此說可從」。⁴⁰解釋〈魯頌·閟宮〉時，稱「僖之美亦稍見《春秋》經傳，不僅〈頌〉有之矣。」而後引好古之駁後儒「郊之僭始於僖」之說，⁴¹以實〈魯頌〉乃頌僖公之賢。由以上所述，可知好古之解字、釋義、考證、說理，在在都影響了竹添光鴻的《毛詩會箋》。又，王曉平在《日本詩經學史》說：「竹添光鴻《毛詩會箋》將仁井田好古的考證和魏源之說並引，認為兩者之說可以相互補充，對仁井田好古的考證做了充分肯定。」⁴²亦足以證實好古《毛詩補傳》影響了竹添光鴻《毛詩會箋》的論述。

六、後語

研究好古經學的過程中，筆者親自到仁井田好古的出生地和歌山，履勘當地的人文發現：和歌山縣、市政府都積極地投入對該縣、市的名人的再認識，仁井田好古正是其中之一，從其出生地、一生的活動蹤跡、墓地，

從實景到文獻，有政府的、有私人的、有集體的、有個人的，可謂鋪天蓋地蒐集可資參考的資料，從文創的、觀光的、學術的、世俗的各方面，對名人的一切加以再發揚。這是值得臺灣各界學習的工作。

附錄一：仁井田好古的簡略系譜

新田(源)義重(1162-1195)(新田氏之祖)
新田義兼(1139-1206)
新田義房(1162-1195)
新田政義(1187-1257)
新田政氏(1208-1271)
新田基氏(1253-1324)
新田朝氏(1214-1318)
脇屋義助(1305-1342)
脇屋義治(1323-)
脇屋義則(?-1404?)
脇屋義行
：
仁井田助左衛門(教意，名正房) (天文中搬到阿波武島，轉住于紀國海士郡加太邑)
仁井田助左衛門(長意，名正往)
仁井田助左衛門(祐意，名隆度)
仁井田助左衛門(順覺，名孟啟)
仁井田助左衛門 (樂道，名道貫(實)，字歸一，1738-1815)
仁井田模一郎(名好古，1770-1848)
仁井田源一郎(長群 1799-1859)
仁井田直(猶)熊(?)
仁井田義熊(?)
仁井田茂一郎(?)
仁井田雄惠(1933-)
仁井田茂樹(1970-)
仁井田陣弥(2001-)

註：本表由好古後裔茂樹先生提供，在此致上最高謝意。

37 見家井真，〈三島中洲《詩經集傳私錄》に就いて〉，戸川芳郎編，《三島中洲の学芸とその生涯》（東京都：雄山閣，1999），頁187-203。

38 竹添光鴻，《毛詩會箋》（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頁373-375。

39 竹添光鴻，《毛詩會箋》，頁492-493。

40 竹添光鴻，《毛詩會箋》，頁1892。

41 竹添光鴻，《毛詩會箋》，頁2306-2307。

42 王曉平，《日本詩經學史》，頁121。

附錄二：仁井田好古的簡略年譜

和曆	西曆	年齡	藩主	事項	出處
明和 7	1770	1	重倫	6月6日，生於海士郡加太浦，為助左衛門道貫之長子。	南紀德川史
安永 2	1773	4	重倫	父道貫為藩主所召，受命至御用部屋勤務，列士籍。	年譜
安永 5	1776	7	治貞	隨父移至和歌山。	年譜
天明 5	1785	16	治貞	模一郎（好古之幼名）自幼能學，為講釋所之授讀。	南紀德川史
天明 6	1786	17	治貞	賜三人口。	南紀德川史
寬政 3	1791	22	治寶	7月24日，為學習館學問授讀助。	南紀德川史
寬政 4	1792	23	治寶	7月10日，年來勤奮於學問，賜三人扶持（武士一人一年的祿米）。	南紀德川史
寬政 6	1794	25	治寶	7月25日，善於學問，增賜至七人扶持。	南紀德川史
寬政 11	1799	30	治寶	長子長羣生。	紀州の藩學
寬政 13	1801	32	治寶	11月朔日，善於學問，為奧詰（回答主君諮詢）儒者，賜十人扶持。	南紀德川史
文化元	1804	35	治寶	6月21日，撰〈不忍池觀蓮記〉。	樂古堂文集
文化 2	1805	36	治寶	4月13日，允許單獨謁見藩主。	南紀德川史
				8月13日，撰〈消暑芝海記〉。	樂古堂文集
文化 3	1806	37	治寶	5月26日，於御前及學校無公務時，偶爾前往御勝手方役所（總管官廳）見習當前情勢。	南紀德川史
				8月晦日，受命新撰《紀伊續風土記》。	南紀德川史
文化 4	1807	38	治寶	9月10日，勤奮，改扶持為米俸二十石。	南紀德川史
文化 5	1808	39	治寶	5月15日，任御勘定組頭（會計組長），賜三人扶持。	南紀德川史
				5月22日，因任御勘定組頭，受命免除御城評定所（法院）及學校會續風土記纂修工作，御前公務則持續，學校的講釋只需一個月一次。	南紀德川史
文化 6	1809	40	治寶	2月26日，受命前往兩熊野（即靠近和歌山的口熊野與離和歌山較遠的奧熊野）及勢州（今三重縣中、北部及愛知縣西之一部）。	南紀德川史
				2月28日，賜補貼大番（輪流守衛江戶、京都、大阪、三成的武士）等級三十石。	南紀德川史
文化 7	1810	41	治寶	10月，撰〈岸村行宮遺跡碑文〉。	年譜
				11月27日，免除兼任御勘定組頭。	南紀德川史
文化 8	1811	42	治寶	2月朔日，受命新撰《紀伊續風土記》。	南紀德川史
				3月17日，暫停新撰《紀伊續風土記》。	南紀德川史
				10月13日，受命為編纂新撰《紀伊續風土記》總裁。	南紀德川史
文化 9	1812	43	治寶	正月25日，為御書院番（警衛將軍身邊的軍事組織，與小姓組番並稱兩番）等級，年年賜銀五枚。	南紀德川史
文化 10	1813	44	治寶	3月，撰〈望海樓遺趾碑文〉。	年譜
				自3月至文化11年7月，為撰寫《風土記》巡視海士、名草、那賀、伊都及高野領土全部。	南紀德川史
文化 11	1814	45	治寶	2月，撰〈御船山記碑文〉。	年譜
文化 12	1815	46	治寶	2月17日，父助左衛門道貫逝世。	年譜
				4月18日，表明不繼承其父之身分及俸祿。	南紀德川史
				7月17日，暫停調查新撰《風土記》。（其後受命再調查時，因一時無法返回，故先命萩野宗五郎為助理在家調查。）	南紀德川史
文化 13	1816	47	治寶	閏8月20日，式部卿（吏部尚書，即第十一代將軍德川家齊七男德川齊順之兼職）賜補貼御小納戶（在主君身邊照料生活起居雜務的官吏）四十石。	南紀德川史
				10月27日，為御徒頭（主君外出時先行警備長官）等級，服御小納戶勤務。	南紀德川史
				12月12日，受命為中將（顯龍公，即德川齊順）之學問陪侍。	和歌山縣史人物
文化 14	1817	48	治寶	6月，著《儲德略訓》，分呈中將及一位樣（即將軍家齊的正室廣大院），拜領一位樣之感謝函。	南紀德川史
				12月11日，受中將之命，著《人君明暗圖說和解》。	南紀德川史

和曆	西曆	年齡	藩主	事項	出處
文政元	1818	49	治寶	7月18日，受命為中將小姓頭取（服侍君主雜物的總裁）兼御小納戶頭取。	南紀德川史
文政3	1820	51	治寶	10月，撰〈扈從駕於尾藩戶山別莊記〉。	樂古堂文集
文政4	1821	52	治寶	3月20日，為宰相（即德川齊順）小姓頭取兼御小納戶頭取。	南紀德川史
文政5	1822	53	治寶	2月，撰〈擬朝議序〉。	樂古堂文集
				3月，獻上《毛詩補傳》，獲賜銀三枚及藩主御筆大幅詩作。	南紀德川史
				5月10日，著〈美惡十事圖並解義〉，上呈宰相。	南紀德川史
				7月18日，此文亦上呈一位樣。	南紀德川史
文政6	1823	54	治寶	7月，撰〈毛詩補傳序〉。	毛詩補傳
				8月16日，撰〈進毛詩補傳啟〉、〈上世子進毛詩補傳啟〉。	毛詩補傳
文政7	1824	55	齊順	6月15日，著《八論》一卷，上呈。	南紀德川史
文政8	1825	56	齊順	6月28日，精勵於勤務，受命為御手筒頭（手槍隊長官），賜補貼內加增三十石。	南紀德川史
文政9	1826	57	齊順	5月23日，受命為奧詰，仍為學問陪侍，受命可服與儒者同勤務。	南紀德川史
天保2	1831	62	齊順	正月，撰〈玉津島頓宮碑文〉。	年譜
				2月24日，受命為編纂新撰《風土記》總裁。	南紀德川史
天保3	1832	63	齊順	6月（《樂古堂文集》記為9月），撰〈奠供山碑文〉。	年譜
				10月，撰〈湯崎溫泉碑文〉。	年譜
天保4	1833	64	齊順	5月，撰〈德勤津宮遺趾碑文〉。	年譜
				7月2日，精勵於勤務，受命於補貼內加增四十石，賜六十石。	南紀德川史
				9月，撰〈鹽屋王子祠記〉。	年譜
天保5	1834	65	齊順	6月，撰〈六匳續渠碑文〉。	年譜
				10月，撰〈安居村暗渠碑文〉。	年譜
				10月，與長子長群及加納諸平（1806-1857）等巡視奧熊野。	年譜
天保6	1835	66	齊順	7月，撰〈三穗石室久米若子碑文〉。	年譜
				8月25日，目前偶爾前往評定所談論御勘定吟味役（財政部）公務，勸農之外，不領費用。《風土記》之事亦照例進行。	南紀德川史
				10月，撰〈秦徐福碑文〉。	年譜
天保7	1836	67	齊順	2月，著《富國存念書》。	年譜
				5月，撰〈切部神祠碑文〉。	年譜
				5月，受命修繕學校，處理一切相關事物。	南紀德川史
				10月，撰〈吉備國名方濱宮碑文〉。	年譜
				10月，為友人遠藤士同撰〈《救荒便覽合編》序〉。	樂古堂文集
天保9	1838	69	齊順	12月25日，精勵於勤務，受命於補貼內加增五十石，賜補貼八十石。	南紀德川史
天保10	1839	70	齊順	11月25日，完成新撰《紀伊續風土記》，獲賜銀二十枚。	南紀德川史
天保12	1839	72	齊順	5月初吉日，撰〈加太淡島神社記〉。	樂古堂文集
				12月朔日，著〈原道〉、〈原性〉。	樂古堂文集
天保13	1842	73	齊順	12月25日，受命於補貼內加增地方一百五十石，賜補貼一百五十石。	南紀德川史
弘化2	1845	76	齊順	2月2日，受命為御用人助（協助管家），值班等服勤與御用人同。	南紀德川史
				3月20日，受命與加納兵部（加納諸平）新撰《紀州名所圖會後編》內容。	南紀德川史
嘉永元	1848	79	齊順	5月23日，久久奮勉於勤務，受命於補貼內加增二百石。	南紀德川史
				6月15日，病逝，享年79歲。	南紀德川史

注：本年譜根據和歌山市立博物館學藝課長黑田泰精所製〈仁井田好古先生年譜〉，收入和歌山市立博物館編，《和歌山市立博物館研究紀要》6（和歌山市：和歌山市教育委員會發行，1991），頁20-24，及筆者略增而成。